

欽定全唐文

卷一百七十一
卷一百七十二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一目錄

朱敬則 二

梁武帝論

陳武帝論

陳後主論

隋高祖論

隋煬帝論

五等論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一

朱敬則

梁武帝論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怪此天表也永元之初羣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隙未開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理欲先天未遑後舉叫嘯龍虎合集風雲馳兩函以取荊州連五都以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露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弔冤魂而謝牛酒昭筐

金定全唐文 卷一百一十一
一
篚而軾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謳歌是逼獄訟攸歸代
易德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睹興亾留心求瘼勵精
納善雖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若尋其德音討其風俗尚
根淺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仍蓋其宜矣且兵號義旗戰
稱伐罪勝非已利功豈私成湯有慚德去道近也武無媿
容其私厚也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
九州靜七八百姓與能天下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獎漢
室降及宋高翦平僞孽安復王家義聲薄天高誠動日然
更懸兵四嶽決勝五湖北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勳不讓盛

德見推備物滿庭猶存非望故晉帝今日之事本所甘心
義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爲薄德况梁取天下又甚於斯南
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動義兵國步旣
寧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
也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
山相去千里矯情僞迹頓至於斯示人此心豈躬行事欲
令節義行於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陰陽
質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驚愚銜材惑
眾較武力於羊侃示腰腹於賀琛商略儒宗取異於章句

欽定全唐文 卷一百一十一
變置官品無求於典實每事皆欲先人所唱復須稱贊父
作子注君制臣歌受佞無厭進諂不倦浮華道長輕薄路
開以天譴爲嘉祥用妖怪爲休祉聚斂俱極賞罰無章有
識爲之寒心羣僚曾不先覺若言位是神物何須下殿走
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贖歸乎若言息人是務何須納
叛臣乎若言吞伐有時何須中許和乎利器不藏奸夫得
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也仗我器也驅我人揭我器而取
雋者豈異術哉由上人之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
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五侯九伯列

海分山罕聞申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幣謁吳國戶
口徒眾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
波瀾之阻城闕絕藩籬之固長州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竹
箭忽然摧折可不甚歟或問曰梁主不以黃屋爲尊紫宸
爲貴離欲絕愛遣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懼腊
享國五十若登春臺忽爲羈旅叛臣鳴吠逋醜長戟指闕
强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
曰梁主之美誠如子言神無與善未敢聞命何者武帝暮
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口之租纔

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况地比一郡國乃三分外有征戍之勤內有雕靡之弊加以金剝寶柱煥爛雲霞至於銀榜珠簾的皜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過往必來何足疑也且夫惡於齊而保於我何補也得一夫而亾一國非智也昔趙納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成永福之災金甌忽傷悔之何及

陳武帝論

孔子曰夏道不亾商德不作商道不亾周德不作梁自侯

景入寇蕭譽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篡殺三帝覆沒兩都可謂亾矣但人痛既深天道亦悔是以大命集於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羣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辨於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端居不言神光滿室建牙將指飛龍在天其所志也叛而伐之伏而舍之

金定全唐文 卷一百一十一 四
伐叛刑也柔伏德也德刑既舉人知其心旦爲仇讐暮爲
賓友文公指白水蕭王推赤心不足加也若乃侯瑱賊將
也降無季布之疑安都敗帥也歸受孟明之任重孝穆之
義待之如賓釋歐陽之囚惟賢是用故得羣材畢用眾勇
合威盪徧地之橫流廓溥天之巨祿鸞侯景於竹町執王
偉於草間爰其息歸瞻烏遂止仍以新不間舊疎不間親
高讓近臣方求別統昔魏推袁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
不嫌屈及江陵不守喪君有君疆場無虞羣臣輯睦足以
攄三瞳疑之遺憤歇萬國之夙悲既上宰變圖假立非次

晉出子圉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但覺
悲哉况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於是
潛謀腹心陰召武旅囚杜陵於別室告文帝於臨時舟乘
旦潮旗寢夜月掃重氛於絳闕反宸極於紫微役不浹辰
區宇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勳漸茂
然後繼宋齊之不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元分珪
以揖羣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弭翌
日告漸綴衣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之未返燕之太子踐
機橋而不歸悲夫

陳後主論

長城公器識古人承平嗣主觀其求忠讜之士禁左道之人淫祀妖書鏤薄假物卽古明哲何以加焉但強寇臨邊南國斯蹙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鄰好不敦驕傲是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咀嚼宮徵花牋綵筆吟詠烟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於時也隋德甫隆南被江漢厚待間謀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喪楚恭王之結鄰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雄風臨機若電莫不迎刃自裂聽

鼓爭奔斬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知命紫殿正色不用袁憲之言白刃交前但爲無社之計嗟乎龍盤虎踞之地露草霑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烟歇絕臨江離別之感赴洛嗚咽之悲五百里之俘囚纍纍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空一國爲一人興前賢以後愚滅其來尚矣或問曰安樂公劉禪歸命侯孫皓溫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並稱域中之大據天下之尊或銜璧送降或逃竄就繫必不得已何者爲先君子曰客所問者具在方冊請爲吾子陳之任自擇焉若乃投井求生橫奔畏死面縛請罪膝行待刑是

其謀也馬上唱無愁之歌侍宴索達摩之曲劉禪不思隴
蜀叔寶絕無心肝對賈充以不忠之詞和晉帝以鄰國之
詠是其才也縱黃皓嬖岑昏寵高壤狎江總是其任也剝
面鑿眼孫皓之刑棄親卽讐高緯之志其餘細故不可殫
論聽吾子之懸衡任夫人之明鏡客曰入井下策也

隋高祖論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
人從斯以遷周鼎蓋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冰遂
成王業誤擊金鼓仍啟霸國也况體貌奇特儀表絕人周

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韋鼎一
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是以稱劉季之靈怪者不謀
同詞說中興之應讖者往往偶語屬周多世故禍難荐臻
始以后父之尊遂受託孤之寄騎虎不下倚角是因不利
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
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
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
曉聚長星夜掃拱揖而朝羣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
遺躅光漢魏之大名於是流曠蕩之元風浸淳古之膏澤

削秋荼之繁令革亾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
太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蒼教人七年亦可以卽
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
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
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
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魂魄飛揚建業大
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旣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
誣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洗汗俗咸新秋露
一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內外職

位遐邇黎人家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物蕩然俱盡
此乃憂勤之心見於動靜故使六合之中觀如曉日八紘
之內若遇新晴况復盡力於人勵精爲政躬親以率下因
心以感物烟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
之誠元闕一字丹微烟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
雲臺而訪道實垂拱而無爲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中
而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旣猜素無學術意
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讒人罔極剖符罕山河
之固同盟多翦黜之悲恩不終於有功罰每深於無罪啟

金定全唐文 卷一百一十一
閱牆之兆借實沈之兵楊素決其波張衡注其隙柳遠草
制房陵尚遙穆子授戈豎牛仍在禍非天降釁是人謀是
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
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專信讖文時好旣行其流
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僞言卽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
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王劭順旨袁充取容賞溢邱山恩
深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於
孟津六王至於陔下周人岐山之北晉眾江漢之南負樂
就陳攜手適宋牛馬內向羣盜外奔宗社乂安黎民不散

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礫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
芒黃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
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瓊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
此並沐我皇澤煦我帝春聖人圓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
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
令巧僞相半何其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羶胡晁羯牧
馬驅羊子女歿於淫昏文物盡於鋒鏑猶得厭六馬駕四
麟燃連理之材煮白雉之肉若天道不感應降以災由斯
而談斷可知矣隋之眷眷復何爲哉問曰晉克金陵功多

者屬吏隋平建業德俊者尤

闕一字

豈爭名於朝事必須此

將廉恥道盡莫畏簡書乎君子曰曉兵之家因敵變化故
有功成請罪之義君命不受之談今者王濬乘風賀若先
戰苟有大利何簡細瑕方知責兵士之汙宮闈徵軍司之
隱玉帛豈不陋乎始知范變後入孟側不前郤克有詞馮
異不語時無君子斯焉取斯豈與夫自伐無慚奮髯直出
而相類乎又問曰王者初興必有佐命莫不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白雲之鬱應龍清風之集雕虎不以夷險易志不
以遠近隔心千載一時其來尚矣三代以前緬邈無際兩

漢之後聲名可尋若乃庇俗匡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膂政
待股肱但清濟之入濁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
因知旣因論討之餘願示懸衡之末君子曰神人無功達
人無迹張子房元機孤映清識獨流踐若發機應同急箭
優游澹泊神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陳平荀彧賈翊
荀攸劉煜郭嘉田豐沮授崔浩張賓等可謂天下之菁英
帷幄之至妙中權合變因敗爲功爰自秦漢訖於周隋蘭
菊相薰惟有此矣如蕭何之鎮靜關中寇恂之安輯河內
葛亮相蜀張昭輔吳茂宏之經理瑯琊景略之弼諧永固

欽定全唐文 卷一百一十一
劉穆之眾務必舉揚遵彥百度惟貞蘇綽共濟艱難高頴
同經草昧雖功有大小運或長短咸推股肱之材悉爲忠
烈之士若乃威以靜國謀以動鄰提鼓出師三軍賈勇置
兵境上千里無塵內外兼材惟孔明景略也故崔浩云王
猛是苻堅之管仲劉裕是德宗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
小國子產之流也斯言中矣

隋煬帝論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
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若子楚之仁孝况

南平江左北靖塞垣楊素譽其賢桑和說其貌屬青宮失
愛子掖流恩遂映前星乃升明雨衣冠雖偉入朝少四皓
之賓公宴雖多言譚止七子之客但奸心未露僞迹斯窮
沐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祝虎爲善爪牙之毒會施故無
道於大漸之晨烝淫於易箒之夕罕高宗之諒闇有丹朱
之慢遊於時隋德在人羣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
之精彊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無事乃自以土廣三代
威振百蠻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寬平盛衣
服以掩姦飾詞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

盡於穿築杵軸空於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焉方始
馭八駿建五牛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
觀日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
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
之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斛斯外奔元感內逆兵陷遼水
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
分崩且選妖麗恣朋淫嘉羣姬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
軌不物無威無儀關梁不通賦役斷絕更乃逆取五年之
課以充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焉當此時也小

人方興羣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邨閭擾擾四人俱
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俱爲鬪戰之場天子乃幸維揚泛
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爲天塹以長淮爲
地險周章至於戲下猶自未知閭樂入於廡前何不告我
昔爲天下之重今乃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
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父足得爲害鯨鯢出
水螻蟻可以爲災忽乃棄崤函之奧區違河洛之重阻言
賊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是色醉其心天奪其鑒竄吳
夷以避其地虛宮闕以候聖人蓋爲大唐之驅除也君子

曰小人之性猶火也火之性必須有所燒小人之性必須有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庇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辭足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刻人用而不郵政荒而不修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草木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禍構而方懼素無材略不能以敗求全本自少恩豈能得衆成事進退唯谷無處容身或出奔以圖生或殺主而自解眇觀史策徧採興亾開役者多是愛臣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闇主莫肯遠之復何言哉

五等論

昔秦廢五等崔實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爲秦之失余竊異之試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元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流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

之基連結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
塞鄭伯逐王申侯弒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
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
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
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頽風俗塵昏愧恥心
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投會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
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鬪七雄苛刻繁興經籍道
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背距所
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

於陳軫一旅之眾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
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元風掃地盡矣况始皇削平
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
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
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
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魚龍而助風雨不可行也
是以秦鑒周德之繇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
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
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筭

金定全唐文 卷一百一十一
材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
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失其國鼂
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眾
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
也且齊晉以逆禮爲慙吳楚以犯上非媿釁由教起其所
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
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
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
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

諡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
通車三川以闕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於
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給事中楊珍奏狀錯以崔午為崔牛斷笞三十徵

銅四斤不伏 門下省二條

左補闕陳邃司制敕知敕書有誤不奏輒改所改之次與元敕同付法不伏

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禮錢加長公主二十萬造

第宅所費亦如之羣下有疑 公主二條

山陽公主為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御史王銓奉敕權衡州司馬鍾建未返制命輒干

他事解未陽縣令張泰泰不伏 御史臺二條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

為御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

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虛

左司郎中許鑑飲酒停制敕依問款稱遇霍亂不

得判署遂失機 尚書省二條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

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吏部侍郎山巨源奏稱選人極多缺員全少等邑

之色書判不公詞學優長選號復少望請判事

鑑鏤詞理酸寒者雖有等級十選並放吏部二條

王峴山有策略解行兵選司補擬神武軍御史彈

不應置而置選部為首峴山為從並仰處分

考功郎中呂訥奏比年奏考不求才行貪猥輩好

行賄賂請託多有使勤勞清慎之徒不事行賂

例應排擯若據部當考便成失鑑若不收勞效

又是棄功請為安穩法考功二條

諸州貢舉悉有保明及其簡試蕪濫極多若不量

殿舉主或恐奸源漸盛並仰折中處分

洛陽人祁元泰賄司勳令徐整作偽勳插入甲奏

大理斷泰為首整為從泰不伏司勳二條

前屯營將軍游最犯賊解官乃於懷遠軍叙勳至

上柱國司勳郎中崔侂奏最犯名教不合加勳

左丞批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掩

主爵員外郎梁瓚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勞御史

大夫李嘉為佐命功並妄爵也請皆追奪主爵二條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襲爵庶子告不

合承

戶部侍郎韋珍奏稱諸州造籍脫落丁口租調破

除倍多常歲請取由付法依問諸使皆言春疾

疫死實多非故為疎漏

戶部一條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

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麗物將以供軍絹是

細物宜貯官庫

工部一條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據階級有費倉

儲望請准見任官品級極為裨益未知可否

倉部

二條

滄瀛等州申稱神龍元年百姓遭水奉旨貸半租

供漁陽軍許折明年又遭澇免無租可折至三

年百姓訴州以去年合折不許百姓不伏

禮部奏海州朱雁集岐州奏白麟見及薦郊廟二

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以否

禮部二條

于旦奏孝門舊多偽作祥瑞並請破孝門勒從課

祠部郎中孫佺狀稱往年度人多用財賄遞相囑

請元無經業望更銓試不任者退還本邑

祠部二條

大雲寺僧曇暢奏率僧尼錢造大像高千尺助國

金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二
四
爲福諸州僧尼訴云像無大小惟在至誠聚斂
貧僧人多嗟怨既違佛教請爲處分

鴻臚寺中土番使人素知物情慕此處綾錦及弓
箭等物請市未知可否

主客
二條

波斯崑崙等舶到擬給食料已前隱沒不付有名
無料虛破官物請停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二

張鷟一

鷟字文成深州陸澤人兒時夢紫文大鳥其大父曰紫文
鷟鷟也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因以爲名調露初登進士
第授岐王府參軍凡八應舉皆甲科再授長安尉遷鴻臚
丞四參選判策爲銓府最開元初爲御史李全交所劾貶
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訟斥太重得內徙終司門員外郎
陳情表

萬死糞土臣鷟言臣忝朝班幸蒙驅策不了一使罪應至

死自可鉗口吞聲伏待刑書灰身粉骨甘從斧鉞豈可昆
蟲惜命雀鼠貪生區區微心有所未盡臣平生好學頗愛
文章雖不逮於詞人濫流傳於視草近來撰集詩賦表記
等若干卷編集擬進繕寫未周負譴明時方從極典恐士
衡止息華亭之唳不聞嵇康顧影廣陵之音永絕缺簡零
落抱痛幽泉昔司馬遷請就腐刑以終史記漢武帝愍其
至懇矜而許之伏願陛下遂臣萬請之心寬臣百日之命
集錄繕寫奉進闕庭微願獲申就死無恨然則歸罪廷尉
肆諸市朝腰領橫分有同仙化肝腦塗地百代如生骸骨
埋塵千載不朽無任迫切之至

中書舍人王秀漏洩機密斷絞秀不伏款於掌事

張會處傳得語秀合是從會款所傳是實亦非

大事不伏科 中書省
二條

鳳池清切雞樹深嚴敷奏帝俞對揚休命召為內史流雅
譽於周年荀作令君振芳塵於魏闕張會掌機右掖務在
便蕃王秀負版中書情惟密勿理須克清克慎慕金人以
緘口一德一心仰星街而卷舌溫樹之號問且無言惡木
之陰過而不息豈得漏秦相之騎乘故犯疏羅盜魏將之

兵符自輕刑典張會過言出口駟馬無追王秀轉洩於人
三章莫捨若潛謀討襲理實不容漏彼諸蕃情更難恕非
密既非大事法許准法勿論待得指歸方可裁決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斷笞

三十徵銅四斤暹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

徵銅

崔暹風神爽俊詞采抑揚雅調疏通清音朗徹裴楷之英
姿肅肅朝野羽儀魏舒之容止堂堂羣寮領袖自可曳裾
紫禁伏奏青規助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泥發彩

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豈容金馬之對
未被譽稱神羊之威俄聞奏劾罰金既罹於疏網辨璧無
舍於明珠過誤被彈止當笞罪不失事意自合無辜雖觸
凝霜理宜清雪

給事中楊珍奏狀錯以崔午爲崔牛斷笞三十徵

銅四斤不伏

門下省
二條

沈沈青瑣肅肅黃樞望重鸞司任光龍作掌壺負墮步頓
於是生光左貂右蟬揖讓由其動價楊珍門承積闕榮重
搢紳趨左掖之嚴凝奏上臺之清切出納王命職當喉舌

之官光闡帝猷佐處腹心之地恪勤之譽未出於丹闈舛
繆之愆已塵於清憲馬字點少尚懼凶身人名不同難爲
逃責准犯既非切害原情理或可容何者寧失不經宥過
無大崔牛崔午卽欲論辜甲申甲由如何定罪

左補闕陳邃司制勅知勅書有誤不奏輒改所改
之次與元勅同付法不伏

陳邃繆司綸綽忝掌樞機參詳蘭葉之文宣越芝英之字
拾遺補闕躡山甫之清塵獻可替否尋晏嬰之勝迹設令
魚魯絕繆理合上聞豕亥參差無疑下斷豈容斟酌聖意

加減綸言用寸管以窺天持小觚而測海未經上白輒敢
雌黃定字雖復無差據罪終須結正八十之杖自作難逃
三千之條理宜明罰

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禮錢加長公主二十萬造

第宅所費亦如之羣下有疑

公主二條

金機札札靈婺皎潔於雲閒銀漢亭亭少女逶遲於異位
故瀟湘帝子乘洞浦而揚波巫峽仙妃映高堂而散雨公
主穠華發彩薜萼延祥六珈玉步之辰百兩香飛之日三
公主婚鵲鸞接羽百枝燈燭光沁水之田園萬轉笙竽雜

平陽之歌舞玲瓏玉佩振霞錦於仙衣熠燿花冠點星珠
於寶勝飛鸞鏡匣向滿月以開輪仙鳳樓臺映浮雲而寫
蓋弄珠分態江姊爲之含嚔飛箭成婚天公爲之感笑肅
雖之制蓋異常倫築館之規特優恒典小不加大必上下
和平卑不凌尊則親疏順序先帝女之儀注舊有章程長
公主之禮容豈容逾越

山陽公主爲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山陽分輝若木派演咸池七襄之駕旣嚴萬金之禮斯盛
張敖勳舊竊湯沐之微滋竇固名宗霑脂粉之餘潤但任

人以器有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下時
聞丞相之男乞衛宮中惟允左師之息燕王之請身入侍
竟不從依館陶之爲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胡越
可以正除無德無功昆弟豈容濫及宜銓其器識察其廉
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

御史王銓奉勅權衡州司馬鍾建未返制命輒干

他事解耒陽縣令張泰泰不伏

御史臺
二條

棲鳥之府地凜冽而風生避馬之臺氣威稜而霜動懲奸
疾惡實藉嚴明肅政彈非誠宜允列王銓位參持斧職在

埋輪履暴勝之清徽乘葛豐之雅烈冠施鐵柱貴戚傷心
花發繡衣姦豪斂手近辭端右遠屆衡陽聯翩紫蓋之峯
迢遞蒼梧之野但御史推覈受委非輕有罪必繩無幽不
察神羊竦角必觸邪人隼鷲驚飛先驅惡鳥推鍾建之罪
特奉繇言舉張泰之辜無虧格式正當直指豈是輒干准
犯量科宜從解退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
爲御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
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虛

田順題輿晉望讓佩汾陽作貳分城參榮半刺性非卓茂
酷甚常林鞭笞越以振威辱何夔而逞志嚴宣昔爲縣尉
雌伏喬元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杜林之位祁奚舉薦不避
親讐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許揚大辟詎顧微嫌振白鷺之
清塵糺黃魚之濁政貪殘有核贓狀非虛此乃爲國鋤凶
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鎰坐法有常科三千獄條刑茲罔捨

左司郎中許鑑飲酒停制勅依問款稱遇霍亂不

得判署遂失機

尚書省
二條

鏘鏘會府掌北斗之機衡肅肅禮闈握南宮之樞奧是稱

仙宇實號文昌虞書典百揆之宗周禮統六卿之職許鑑位膺列宿職綰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端標指影檢局虧違置治和鈞紕繩稽失舉宏綱於烏網則萬目皆張振修領於狐裘則千毛自整兢兢戒慎尚有差違翼翼小心仍憂失墜豈得不存恭肅自縱荒淫放曠鸚鵡之盃淹停鳳凰之制恪居官次異文惠之勤公職務不修同景山之中聖給云霍亂未可依憑滯失機宜理從明憲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王隆忝沾趨吏幸列胥徒祿雖給於斗儲官未階於尺木雞卵之饌雖避嫌疑鵝目之錢若爲窺覘每受一狀皆取百文未申疵面之功翻起黑頭之患獵青蚨之小利觸驄馬之嚴威因事受財實非通理枉法科罪頗涉深文宜據六贓式明三典

吏部侍郎山巨源奏稱選人極多缺員全少等邑之色書判不公詞學優長選號復少望請判事

鑑鏤詞理酸寒者雖有等級十選並放

吏部二條

六卿分職百官總已周開冢宰之司漢列尚書之位銓衡

欽定全唐文 卷一百七十一
萬國不易其人藻鑑九流古難斯任在魏則荀攸鑑識毛
玠公方居晉則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故能轅輪莫棄玉石
咸收不求備於寰中無滯才於天下宏詞碩學不積功勞
淺見狹聞多求等級祇如視肉之輩篋瑟莫分走骨之徒
狐狸詎辨食梅衣葛無以暴其寒酸咀藥餐茶不足方其
辛苦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之雄羊皮數千不如一狐之腋
鏤冰之子萬衆不可濫收畫餅之夫百選猶其堪總自然
私謁之門塞公平之路開長聞振鷺之飛無復促牛之謗
王峴山有策略解行兵選司補擬神武軍御史彈

不應置而置選部爲首峴山爲從並仰處分

峴山素閑武略早習戎昭張良千里之謀陳平六出之術
觀丁父都俘也楚王以爲軍帥李左車趙囚也韓信收其
兵計求賢爲國進善無私壓長敵而振威容安國家而利
社稷徵雖要籍准法勿論量事應機據條尤坐更宜審鞫
方可裁科

考功郎中呂訥奏比年奏考不求才行貪猥輩好
行賄賂請託多有使勤勞清慎之徒不事行賂
例應排擯若據部當考便成失鑑若不收勞效

又是棄功請爲安穩法

考功二條

同力度德爲政之大經明試以功經邦之上策三載考績
芳塵振於有虞六府孔修懿範光於大禹故知激揚清濁
才行爲先黜陟幽明勤勞是務呂訥含香禮閣染翰仙臺
覺朱邑之廉明知黃霸之尤異恐貪猥之吏政以賄成黷
貨之夫情隨利動贈金蛇於梁冀奔競無厭獻璧馬於虞
公驕淫不息遂令濁濫之士卻在上流清慎之徒翻居下
等蒼蠅迷其黑白素匠枉其丹青有蠹朝章深驚物聽試
可詢其政術察以廉能考殿最於錙銖燭妍媸於冰鏡自

然陳羣考課深明九品之宜嚴助恭勤尤奉三年之最

諸州貢舉悉有保明及其簡試蕪濫極多若不量

殿舉主或恐奸源漸盛並仰折中處分

進賢匡國先典攸高求賢審官前王所重或學兼馬鄭蘊
萬卷於胸中或業亞班楊包九流於掌內總斯羣藝乃應
賓庭豈得舉不求才惟力是薦貢不求器惟昧是聞徒招
畫餅之譏終致舉肥之謗兔絲燕麥竟是虛名草狗泥龍
終非實用雞冠比玉乍可依稀魚目參珠曾何髣髴貢人
不充分數舉目自合徵科法有常刑理難逃責

洛陽人祁元泰賄司勳令徐整作偽勳插入甲奏

大理斷泰為首整為從泰不伏司勳二條

止戈為武靖亂之嘉謀致果為毅安邊之茂軌疇庸命賞將酬犬馬之功書勞策勳用答鷹揚之效祁元泰奸回是務逞狙詐於千端徐整乾沒為懷縱狼心於百變勳隨筆注官逐賄成將此白丁插名黃綬雖復龍蛇共澤善惡殊終是雞鶴同羣是非交錯整行詐業泰授偽勳兩並日拙為非一種雷同獲罪執行故造造者自合流刑囑請貨求求者元無首從

前屯營將軍游最犯賊解官乃於懷遠軍敘勳至

上柱國司勳郎中崔侂奏最犯名教不合加勳

左丞批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掩

游最素閑武略早習戎昭輕述爪牙之功忝當心膂之寄不能恪勤在職慮慎當懷俄擔張武之賊遽罷絳侯之職退從里閤屏迹邱園卻掃長門開閉無事舊時廷尉徒有箴於故人昔日將軍終見訶於醉尉因茲結憤展效邊荒申勁節於龍城蕩妖氛於鴈塞蒙輪競進拔距爭先將宣百戰之勳以贖九章之罪郎中以往愆名教功未可收左

承以今振其威勞堪補過曩雖貪財好色未虧吳起之名
盜嫂受金不掩陳平之智海浮小芥詎玷洪波玉隱微瑕
何妨美寶如愚淺見敘錄爲宜

主爵員外郎梁瓚

龍筋鳳髓作瓚

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

勞御史大夫李嘉爲佐命功並妄爵也請皆追

奪

主爵二條

疏茅建社翦桐開國隆定鼎於昌基茂勤王之令典公侯
珪組百代相仍帶礪山河千秋不絕祗如吳鄧四縣東漢
之功臣蕭曹萬家西京之佐命莫不甘棠敷化光宣召伯

之風大樹辭榮獨擅將軍之氣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
之勳李嘉謀不出凡詎展飢鷹之效無功而祿不可勵勳
臣無德而官如何獎朝士昔豕突命賞僞新於是覆亾羊
爛封侯更始由其喪敗並爲爵人失敘錫土無綱宜遵操
斧之柯豈踵覆車之轍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襲爵庶子告不

合承

父昭子穆千齡不易之儀繼祖承祧萬代相承之道若骨
肉無爽鴟鳩之美克昌血屬不同螟蛉之子何寄王暢名

參驍衛職縮羽林俄纏風燭之災近絕丞嘗之嗣棄其庶
子收彼姪男意既不保其家神必不歆其祀故荀顛令君
之子珠玉相輝韋元成丞相之苗芝蘭遞茂枚臯孽子不
廢光門裴秀旁生無妨貴族三鱣之寶銀黃所以挺生七
貂之門金紫於焉間出側男自須紹允猶子不合承宗詐
襲者處以徒刑應續者宜從改正

戶部侍郎韋珍奏稱諸州造籍脫落丁口租調破
除倍多常歲請取由付法依問諸使皆言春疾

疫死實多非故爲疎漏

戶部
一條

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官周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莫不
織成都邑編緝毗黎設九土之綱維成四方之管轄班固
申犬牙之制疆場綺分應璩論馬齒之規井田鱗次戶標
九等俱陳萬國之圖人有十倫並掛三年之籍豈容丁口
脫漏任意疎遺租調破除恣情抽減遂使厥庾頓乏帑藏
皆空軍興於是缺支國用由其不足付法科罪仍敢薄言
依問款辭咸推邁厲否終則泰造化之常圖福謙害盈幽
明之極數魏文帝修書永歎念親故之凋亾劉孔才矯制
徵兵促黎元之殘喪薦臻不息僵斃相仍遽利人符多編

鬼錄生者固宜存附死者難以執留災異不拘案宜從記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
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粗物將以供軍絹是
細物宜貯官庫工部一條
趙務鳴鶴登朝含雞伏奏轉箸之敏未見稱奇聚米之能
無聞播美張蒼之善算國用詎肯留情馮勤之巧計軍儲
曾何介意迴長作短趙達之精心變近成遙殊顧潭之屈
指蒲陝之布卻入漁陽幽易之縑反歸關隴同北轅之適
越類東走之望秦人之情乎緊獨無也細絹稱以納庫粗

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賈怨宜從削黜以
肅愚頑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據階級有費倉
儲望請准見任官品級極爲裨益未知可否倉部二條

冰霜凜冽白璧不可以禦形水旱災危黃金不可以適口
故饑者忘食不從抵雀之珍寒者思衣不貴靈蛇之寶珍
臺門館不可以無膳而存金城湯池不可以無粟而守祗
如給祿給俸具在朝章准階准官俱編甲令豈容詔佞之

金定全唐文 卷一百一十三
三
輩曲路邀名趨競之徒僻塗生巧窺測人主汲黯由其面
折割剝黎元桑宏以之腰斬我國家咸有一德法無二門
動必依繩言不逾矩比成王之制度令出惟行則大舜之
溫恭朕言不再胡敬識非稽古學未知今作聰明而亂舊
章持薄才而隳正法南山之峻寧資覆篲之饒東海之津
何藉操觚之潤請仍舊貫無替前規

滄瀛等州申稱神龍元年百姓遭水奉旨貸半租
供漁陽軍許折明年又遭澇免無租可折至三
年百姓訴州以去年合折不許百姓不伏

滄瀛等州頻遭水澇泥牛轉盛滂沛成河石燕爭飛霖霖
變浦當時奉旨令貸半租此日蠲科仍聞款訴准旨有明
年之語據條無三年之文以此狐疑莫能龜決明年復澇
乃是折空後歲總徵元無折處菖蒲去蚤蝨而蚰蜒竟來
礮石止齧痛而牙根遽折所益全少所損愈多徵一丁之
半租招百姓之深怨是則國家之信不及於豚魚王者之
仁不流於行葦得原失信文公之所不爲獻鼎棄言展季
由其未許有家有國乍可去食而去兵大車小車不可無
輓而無軌譬如洞庭之嶼彭蠡之湖添隻鴈不爲之多去

雙鳧不爲之少貨藏天下何必前徵而後徵物寄人間終是楚弓而楚得元貸未折許折還徵渙汗發而却收絲綸抽而復返四方取則百姓何憑政在養民理從矜折

禮部奏海州朱雁集岐州奏白麟見及薦郊廟二

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以否

禮部二條

典朕三禮大舜委於姜夷分勅六卿成王任於宗伯建茲歲首實曰春官敦敘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地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岐州俯鄰八水斜瞻鸞鷲之峯海部近控三山迴瞰鯨鯢之穴陳敬所奏

瑞雁翻朱薛泰申文祥麟孕素施丹霞於日羽晃若朝輪晶白雪於霜毛皎同秋練旣無狀驗空有奏章尋鳥跡於雲空察人形於冰鏡刻猿猴於棘刺尚切見欺說蠶繭於天公誰堪輒信語同捕影不可誣神狀等繫風如何薦廟管窺其事案記爲宜

于旦奏孝門舊多僞作祥瑞並請破孝門勒從課天地所生人爲萬物之貴人倫所重孝爲百行之原昔傳曾閔之名今有荀何之譽孝通厚載則白兔呈休孝感圓穹則丹鳥結慶于旦巡省風俗敷暢皇猷未聞沮勸之方

欽定全唐文 卷一百一十五
五
遽表澆浮之迹舊蒙旌表今請剔除詐濁不逮於詐清慕善猶愈於慕惡豈可以已無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無孝卽疑孝者之非孝蠻貊之國尚或難容父母之邦如何自處靡閑大體好訐微疵事旣不然若爲通允

祠部郎中孫佺狀稱往年度人多用財賄遞相囑

請元無經業望更銓試不任者退還本邑

祠部二條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人之所崇惟仙與佛伏自恆星夜隕吉夢宵傳旣脫酣象之蹤爰開白馬之寺明須慈悲結慮忍辱凝懷坐鴿珍以勤誠護鵝珠而守戒指法場之門戶

豁爾天開導智海之波瀾渙然冰釋如此之行業乃出乎塵囂豈容闡提末品沙彌淺學不精不進曾無羅漢之因行囑行昧翻習檀施之業四分十誦本自面牆六度三明舊來膠柱爲難爲鶩玷鶴樹之清風如虺如蛇穢龍宮之妙法銓擇爲濫解退爲宜

大雲寺僧曇暢奏率僧尼錢造大像高千尺助國

爲福諸州僧尼訴云像無大小惟在至誠聚斂貧僧人多嗟怨旣違佛教請爲處分

泥洹歸靜涅槃入寂法初不滅故現滅以歸空道本無生

故因生而不用十大弟子憶妙覺之微言八部龍王禮如
來之雙足象牙塔廟刻畫真容牛頭旃檀雕鐫寶相祇如
垂儀設教豈以廣大自矜抽道俗之筋髓暗凡庸之耳目
論其壯也釋迦文之清液納海吞江語其高也盧舍那之
形象包天括地乃法身之自在匪人力之堪爲赤燁似彈
能燒萬頃之波白日如盤獨耀四天之下大鐘千石藉小
木而方鳴高屋萬間待微燈而破暗心方一寸經營宇宙
之先目濶數分歷覽虛空之外何必大者則聖小者不神
此頑僧之褊情非達士之深見佛在虛廓之上不居空木

之中何用聚怨爲形歛悲成像大推初意實是不然小人
之言宜從案記

鴻臚寺中土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處綾錦及弓

箭等物請市未知可否

主客
二條

一人有慶四海無虞萬國於是星馳八方由其霧湊烏孫
合種咸雁集於鴻臚犬族振羣並蜂歸於蠻邸眷彼茅宇
開此藁街卽崇三揖之儀爰設九賓之禮祇如土蕃使者
實曰酋豪沮渠蒙遜之苗禿髮烏孤之族占風入謁越駝
嶺而輸誠就日來朝隔驢山而納款觀鶴綾之絢爛彩映

冰霜覩鳳錦之紛葩光含日月彎弧六合犀角麋筋勁箭
三同星流電激聽其市取實可威於遠夷任以私收不足
損於中國宜其順性勿阻蕃情

波斯崑崙等舶到擬給食料已前隱沒不付有名
無料虛破官物請停

扶南雜種安西諸國跨險憑危梯山航海飛艎走浪望鼠
島而三休大舶參雲指麟洲而一息鳶波象郡萬舳爭先
烏滸狼曠千艘競進游賊滿山刑人半市督郵從事猶密
興於私門賢者聖人尚潛行於暗室飲德何負徒發孔融

之譏淫具未除終獲簡雍之誚利存禁酒之法害遠鬻酤
之家楚國之猿禍連林木吳宮之燕殃及樓臺所喪全多
所存詎幾理貴崇乎梗槩政無伺於禁虛位人之方居斯
而已

謹按此判自督郵從事以下
與前文氣不類疑是錯簡

